

饮马河公园有个民乐台

王安芬

我生长在人称戏窝子的徐沟，大舅是清徐剧团的大花脸，人称“玉斗子”，大姨和母亲都是票友。我从小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，学唱戏、爱看戏、是个戏迷。

退休后，我到剧场看戏，到处打听，到近郊赶会唱戏。自从学会用智能手机，加入不少微信群，看戏的资讯就广泛了。

饮马河公园，位于府西街金融大厦东北侧。里面有个民乐台。这里，每周六上午定期举办活动，遇到节假日还会加场。活动主角是晋剧老艺术家和票友们。通过多样的票友大赛，吸引了众多外地的票友来交流，切磋技艺。这里的群众性活动还登上了电视，并且还拿过金奖呢！是山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。

民乐台牵挂着众多票友和戏迷的心，能聚在民乐台亮上几嗓子，那是无比的快乐。在这里，还能得到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忠、闫慧贞的指点，他们不仅是晋剧泰斗丁果仙的亲传弟子，又是省级非遗传承人。退休后，他们主动担当起传承晋剧艺术的责任，先后在龙潭公园、饮马河公园组织票友开展活动，并常常带上自己的弟子来传授技艺。武忠老师深情地说：“我14岁学戏，唱了70多年。传授传承晋剧艺术是我的义务，也是我的责任担当。”武老师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感动着无数的票友、戏迷和广大群众。

太原市晋剧戏迷协会会长王效珍，是一位亲和力强、十分干练的晋剧专业人士，每场的节目都是由她安排。广大票友踊跃报名，登台人数众多，她不仅要考虑演员住的远近、身体状况，还要考虑唱段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的搭配。艺术家们的献艺，让戏迷朋友过足了戏瘾；票友们只要能登台亮一嗓子，就过把了瘾。精神得到了愉悦，戏文有了长进，那个高兴劲儿溢于言表。

20年来，我跟随好朋友王瑞香在民乐台看过许多名家、票友的精彩演出，传统的晋剧艺术中给我带来了快乐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河
曲
酸
粥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我有一个亲戚在山西河曲县任教，他知道我喜欢旅游，多次邀我去河曲玩。我问他：“河曲有什么好玩的？”他说：“有文笔塔，名气还不小。你来了，我请你吃河曲酸粥。”

到河曲后，亲戚热情地款待了我。第二天，他领着我观赏了河曲文笔塔。文笔塔是河曲县城标志性的建筑，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又称“状元笔”。此塔高31米，形似状元郎的如椽巨笔，高耸入云，颇为壮观。

中午，来到一家饭店，亲戚点了个小菜，要了两碗酸粥。我拿出带来的汾酒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聊了一会儿文笔塔，他又说起了河曲酸粥。原来，河曲酸粥还有一段传说。相传李自成起义大军进京路过河曲，当地的老百姓泡下黄米，为大军士卒准备饭菜。谁知起义军改变了路线，绕道而过。可老百姓泡的米太多，一时半会儿吃不完，放的时间长了就发了酸，老百姓也舍不得扔掉，就用发了酸的米煮成粥吃，谁知意外发现，这发酸米煮的粥特别好吃。后来，人们便故意将黄米泡酸做粥食用，这种酸粥能开胃健脾。

我吃起了酸粥。果然，那酸粥酸溜溜的，酸里还透着一股甜香，如醇香的酸奶，透着黄米的清香；酸粥里还有几块土豆、南瓜和绿豆，嚼起来特别筋道，软粥配上筋道的土豆、南瓜，真是一碗美味的酸粥！

我又问亲戚酸粥的做法。他告诉我：“很简单，把洗好的黄米放在一个盆里，倒入适量的温水，水没过黄米表面，静放3天后，把米发酵了；然后把发酵好的黄米用漏勺捞出来，酸米汁放入发酵的盆中继续发酵，以供下次使用；熬粥时加入那几个食材，用勺子搅动米粥，熬到看不见汤水，酸粥就做成了。”

我回太原后，照亲戚的做法熬制了河曲酸粥。老伴吃了之后觉得酸粥好吃，还把做好的酸粥发到朋友圈里。她的朋友们要酸粥的做法，我详细介绍后，又发过去图片。没想到，我做的河曲酸粥竟在朋友圈里火了。

老伴也玩起了音乐

邢育红

以前，老伴退休后在家没什么事，反而老生病，吃了许多的药。有一天，她问我：“我想买架扬琴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好。音乐能愉悦身心，只要你能身体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说干就干，我俩第二天就到了柳巷的乐器店，花2600多元买回了扬琴。从此，老伴就开始玩起了音乐。后来，我们还买了不少其他乐器，组织起了乐队。我们到老干部活动室参加演出，曾到市里比赛，还在市委老干部局、市老龄办组织的活动中获过奖呢！

老伴先后参加了好几支文艺队伍，扬琴不仅敲响在活动室、广场上、公园里，还有好几次在区电影院里演奏。最让她激动的是红叶艺术团一次汇报演奏，合奏曲中有近一分钟是她的独奏。突然，偌大的剧场安静下来，只有扬琴的音符如泉水般涌动，清脆回响……那次演出非常成功，阵阵掌声就是对她的肯定。

自从扬琴能上阵了，老伴又迷上了电子琴。我俩又到柳巷乐器店买回了一台电子琴。老伴又开始了新的追求。也许，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。她练习得多了，家里到处都是乐曲声，我不免也跟着听熟了。有时，我也会和她配合弹奏一会儿。过了半年多，她就能在活动室用电子琴伴奏了，有位音乐老师见她过了个暑假，就能在键盘上手动换调，还夸她进步大。电子琴不仅

和歌手们方便配合，演出活动时能压阵，她的演奏上过市电视台举办的“老爸老妈”节目。

从此，老伴参加的文艺活动也越来越多了。在老干部合唱团、草坪乐团、天天乐艺术团、红叶艺术团……她有时敲扬琴，有时弹电子琴，有时拉二胡，有时还打鼓。对此，我曾写诗感叹：“人生不觉已短暂，与妻皆是古稀年。出入霜鬓能相伴，应是老天多垂怜。退休不再管三七，乐器随身买四五件。一周团队活动六，休闲加班比上班。”

如今，又时兴电吹管，不知哪天老伴又喜欢上了，说是也想买一个。我说：“咱家的乐器这么多，你顾得过来吗？”架不住她经常说，儿子支持她，又给买了。每天，我家又响起了电吹管的声音。学了三四个月，她说一个人吹，意思不大，又鼓动我也买一个。我有点舍不得，买了一个最便宜的，一起练起来。

音乐是美妙的，老伴的音乐梦也是无止境的。她说实在是年纪大了，力不从心了，要不的话还想买个琵琶，来个“嘈嘈切切错杂弹”呢。我喜欢诗歌，诗和歌从来都是不分的。就连写文章时，也总会放些音乐，仿佛能给人以灵感。所以，我与老伴喜好是一样的，她的选择我永远会支持的。

捡片树叶来玩

郝妙海

秋末冬初，树叶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，于萧萧寒风中飘离母体，回归大地。这些叶子形状不同，颜色各异，在化作尘土前，仍顽强地展现着各自的美丽。此时，行走于街巷间，随手捡拾一些叶子来玩，倒也十分有趣。

前几天，我从冶峪河步行回家。在几棵树下捡了不少叶子。近距离观察，才发现几种漂亮的颜色，不仅集中于一树，而且集中于一叶。在一方不足小孩手掌大的树叶天地间，这些颜色交融渐变，让人赏心悦目。这些树叶，形状也极为漂亮，很像是枫叶。而打开手机查，才知这种树叫元宝槭，和枫树是两码事。

那天，我去晋阳湖公园，从北三号门进，直行穿过沙滩浴场，再往南的一条沿湖甬道侧，有一排高大挺拔的树，这是悬铃木。该树叶子宽大稠密，夏日，给整个甬道带来一派清凉。叶子长大后，整体如手掌状，大者长宽可达15厘米左右。其叶片如鸭掌般五指毗连，边缘为不规则的波状锯齿。到秋季，叶子逐渐变为黄色或金黄色。脱落，大多是棕褐色，其叶背则为灰白色。叶背上凸起的叶脉也为棕色且脉络清晰，十分吸引人。秋冬时节，每次去晋阳湖，我都会在返回时捡拾一两片这种叶子，一路把玩到家。

11月10日，是老伴生日。几个孙子订了一桌饭。当我们一家四代人围坐一桌，其乐融融吃完饭走出饭店时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我发现门侧的一个小花池内有株树。树下落了一地肥厚硕

大的叶子。我一时好奇，便捡了几片。该树叶似一个大大的椭圆形。顶部凸起一个小尖，叶柄短短的。颜色绿中泛红，此前从未见过。几个孩子用手机对着树搜了一阵，由于树比较高，留在树上的叶子也已十分稀疏，又是夜晚，竟搜不到其名。一个孙子返回饭店问了一下，出来告知：“是柿树。”柿树，在当地虽不常见，但并不陌生，我对着这个半点印象的树叶，有点半信半疑。

几天后，为解心中疑问，我特意到朋友家看了院内那株柿子树。发现该树叶子形状，与我之前捡回的基本一样，但个头却小了许多。朋友听了我的介绍，说我见的应该是一个新品种。

前些日子，在洪洞旅行时带回的几片东京樱花的叶子，在一本画册里夹了好几天，捂得面目全非。那晚，捡下的柿树叶，我带回家后，便没敢夹到书里，也没敢压到玻璃板下，就那么晾到了书桌上。不料两天后，它却风干了。颜色变得灰暗，而且翘曲不平，一用力就烂，已失去了原有的魅力。看来，这树叶要想长久保存，也难。

这一段时间，我有点为树叶着迷，只要有机会，就捡拾一些来玩。其中，有形状怪异的栾树叶；有遍体金黄如小扇子般的银杏叶；有鲜红鲜红五叶连体的地锦叶；有如一束尖刺般的刺柏叶……面对每一片不同的叶子，既赏心、又悦目、还长知识，真是有趣得很。然而，大雪已过，赏叶季节也结束了。但它们的靓影，已留存在我的相机中，也留存在了我的脑海中。